

她说,她当时在师医院工作,爱人当排长,因为他们都是从南方直接到朝鲜的,穿着单薄的军装,常年住又潮又冷的防空洞,因为怕炊烟引来敌机轰炸,不敢生火做饭,很多时候,饿了,从干粮袋里抓一把炒面。渴了,抓把雪。刚去的那一年,天特冷,零下四十多度,爱人不知从哪弄来一件棉大衣,出去执行任务走时非要给她,她不要。爱人把她与大衣紧紧抱着,说,这个大衣就是我,一直陪伴着你。后来她才知道,爱人和他的战友们全部在长津湖冻成了冰雕,可仍紧紧握着枪,面对来敌的方向,撤退的敌人看到后,都看呆了。他们没想到有这么一支英勇的部队,一群刚强的军人。看到我们脱下放在旁边的厚厚的迷彩大衣、羊毛围巾,老人不停地摸着说,当年部队要是有这么厚的衣服,有电视上讲的单兵自热食品,那么我的爱人就不会冻死,就不会饿死。说不定我们的儿女都跟你们一般大了。那时朝鲜零下四十度,我穿着棉大衣,还觉得冷,他是怎么受的,他当时想过我吗?是不是还有话要给我说,我真想知道。

说着,她让保姆拿出那件爱人送她的棉大衣。大衣装在一个皮箱里,已经很旧了,可是它还是那么干净,整整齐齐裹在塑料袋里,放在皮箱里。老人再也没有改嫁。她孤零零地守了一辈子。她说曾经沧海难为水,与其嫁了别人心里还想着走了的那个,不如一个人最好。也不是一个人,他一直就在我身边。她说着,让保姆打开手机,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年轻的志愿军战士的照片,看起来最多二十岁。

爷爷的照片奶奶怕弄丢了,让我扫到手机上,原照片都锁在柜子里呢。

老人指着手机上的照片,说,我老梦见他,他给我说,他在那边挺好,让我快些过去,他就是怕冷。我听到过现场

·中篇小说·



向花处

·文清丽·

(选自《江南》2022年第2期)

的人说,那些牺牲的志愿军战士因为冷,一直爬着走,一个挨着一个,可还是战胜不了冷和饥饿。

这么多年,您一个人,一定很孤单,你后悔过没?林特特擦了一下眼角。

虎子哥在异国他乡更孤单。他的遗骸送回来时,我庆幸我没有结婚,我还有资格与他埋在一起。现在,我最怕的是一件事。

老人话音刚落,林特特急着问什么事。

我总想他还那么年轻,我已经老得都不想看自己了,他会不会不认识我了。大衣我怕坏了,每年都要拿出来晒晒。我要穿着这大衣去见我的虎子哥,我们才刚度过了新婚的第一夜。我怕自己老得这么丑,配不上他……老人说着,眼泪流得越来越多,我们也跟着哭。

告别时林特特说,她要写一篇文章,这是她听过的最感人的故事。她还把那件大衣拍了照片。拍了两张,看了

不行,又让老人抱着棉大衣,拍了一张。还说,回去,要给老人送一件迷彩大衣。

出门后,我问她,真的要给老人送迷彩服?

我林特特啥时说话不算数,你没看到她一直摸着咱们的大衣不放手吗?

我好像是第一次重新认识了被同学们誉为美人的林特特。

九

回到学校,要进宿舍楼时,林特特忽然叫住我,说,我们到操场走走。

我看了看阴沉沉的天,说,太冷了。回吧。

有朝鲜冷吗?有零下四十度吗?林特特说着,走进了操场,我只好把大衣领子竖起来,把围巾也包在头上,跟了进去。

我知道你们一直想知道我生活得好不好。怎么说呢,好,也不好。我在李香君故居就想跟你说的,可不知为什么,在那样的地方,我几次都开不了口,是那吵声,是那环境,还是当时的心境,反正几次话到嘴边都停下了。现在要分别了,虽然我们同居一城,但都忙得很,心也静不下来。今天听了老奶奶的故事,我忽然想给你说说我的婚姻。

我立即放慢了脚步,感觉天好像也不那么冷了。

有几个人走过,她一直等他们走远了,才开口道,欧泽明稳重、有事业心,他对我很好,让我体会到了恬静、安宁,体验到一种家人的温存。但是他可能领导当惯了,啥事都是他决定。比如把公婆接到家里,才告诉我,气得我回了自己的家。后来经不住他再三打电话道歉,我想自己也不对,又回到家,给他说说夫妻之间,凡事要商量,他说好好好,可事后仍跟过去一样。比如你说他跟队里请假,就不经我同意。这事也罢了,不

是原则问题,我都让步。

让我心里过不去的是另外的事。她说到这儿,又望了望四周,四周静悄悄的,十二月的校园,因冷人很少,她又说,我给你说句不好意思的话,我老梦到刘一炜。真的,结婚后,我一直梦见,有时梦到他就在我房间里,看着我跟我丈夫,搞得我好紧张。你知道,他出车祸后,我很少梦到,可自从跟欧泽明结婚后老梦到他。他跟过去一样,依在床边,一只手摸着我的脸,笑嘻嘻地看着我,不停地问我跟着他幸福,还是跟旁边的这个人幸福。说实话,幸福是什么,我真说不清。

欧泽明对我女儿很好,经常给零花钱,我都觉得多,他说女孩子要富养,女儿的工作也是他联系安排的。家里房子大,怕我打扫累着,要给我请钟点工,我没同意。要给我调工作,说离家近些方便,我也没同意。除了上班,他都在家,不喝酒,不抽烟,除了看电视看材料,也没其他不良嗜好。话说得恰到好处,对我彬彬有礼,大家都认为他是好丈夫,可我总觉着日子不是这个味。我跟刘一炜在一起,他经常半夜回家,忽然搂着我疯跳,会忽然送我一束花,会忽然开着车拉着我跑到郊区一个度假村给我一个惊喜。两人可以疯玩。想到外面吃了,立马就出门吃一顿。我说想旅游,他马上就订票,根本就不想存钱,不想明天。我前阵为什么要带你去李香君故居和听评弹,都是他知道我喜欢,过去带我去过的。还有,站在这个操场,我总想二十多年前,刘一炜跟我在草坪上谈恋爱的情景。对了,就在草坪这个位置,那时是夏天,你们都睡了,我按我们约定的时间,来到操场,躺在草坪上,头枕在他大腿上,脸对着脸,天上星星一闪一闪的,好像才发生在昨天。特别这次重返母校,我更想刘一炜了。林特特说着,长长地叹息了一声。 (选载之七)

你的笑容里有茶香 ·蓝月·

2022“善德武陵”杯
全国微小说精品展

敞开的门 ·伍建森·

他喜欢茶,因为女友。那是一次大学生茶艺表演。表演的女子身着一袭淡绿色长裙,长发及腰,如出尘仙子般安静飘逸。表演完毕,她盈盈一笑,这笑容可真美啊!真可谓温柔了岁月,静谧了时光。

他感觉瞬间被电流击中了。“你的笑容真美啊!有着扑面的茶香。”这是他对女友说的第一句话。

女友确实是在茶香的浸润中长大的,家里有祖传的茶场,在洞庭西山。

“欲寻林屋隐,还过洞庭游。远水初涵夜,长天尽作秋。”太湖烟波浩渺,满山的茶树层层叠叠,郁郁葱葱。温柔美丽的女友,就像一枚嫩生生的新叶,惹人怜爱。

时间很快,转眼毕业。女友试着和他谈,父亲年纪大了,希望他们去接手茶场。他表示反对,态度很坚决。茶场太苦了,他不要自己心爱的女人吃苦。他自己也不愿意待在茶场,茶场虽好,不能实现他设想的人生抱负,他要驰骋商场,一番作为。

他进了一家商贸公司,干得风生水起。女友依然爱茶,每天都会为他泡上一壶好茶,他常常是

匆匆喝一口就出门了。太忙,根本没有时间静下心来细细品茶。

商场如战场,战场靠酒场。他的酒量一直引以为豪,无往不胜。这一天,他从酒场上下来,又是大获全胜,签下了别人拿不下的单子。意气风发的他刚走到自己车前,突然间心口一痛,人就倒下了。

醒来时,他看到面色苍白憔悴的女友,才知道自己去鬼门关走了一遭。

这天,他做出承诺,以后再不喝酒,等身体康复后去帮助女友父亲打理茶场。他没有食言,康复后真的去了茶场。见他整天在茶地里转悠,女友心疼他,说:“你管经营就行了,不要这样辛苦。”

他笑着说:“既然想干就要干好,我要了解所有有关茶的一切。”他真的爱上了茶场,爱上了茶树,爱上了茶树上的每一芽绿叶。

他延续茶场的制茶经验,坚持纯手工制作,一心做精品。优良品质加上他的经商才能,茶叶的订单源源不断。但他依然会制作一部分简装茶叶,这些茶叶是不挣钱的,保本售给茶场刚起步时候一直默默给予支持的老客户。

朋友来了,他亲自泡茶,聊天的话题也离不了茶。朋友说:“你的生意那样好,为什么还要去照顾那些老客户呢?”

他微微一笑,说:“钱确实很重要,但有些东西是钱买不到的……”

这日,他和已经成为妻子的女友携手漫步在茶园里,慢慢走,轻轻聊。“你知道我从什么时候起,真正爱上茶的吗?”他问。

“我当然知道,但是我想听你说。”妻子站定,看着他的眼睛。

妻子是最懂他的,也正是因为这份懂,让他更加珍惜。

“我出事那会儿,迷迷糊糊梦到自己又回到了大学校园,梦到了我第一次上你家茶场的情景,你的笑真美啊,有着扑面的茶香。醒来看见你的那一刻,我决定,要送给你满园的茶香,不让你再为我担惊受怕。”

“只要是你决定的,你都能做到最好。现在,你的笑容里也有茶香了。”妻子笑靥如花。

他拥住了妻子。傍晚的茶园愈发安静,风轻柔地萦绕吹拂,茶树们相互依偎,暗香浮动。

(原载《小小说月刊》2022年第3期,原刊责编:郭晓霞)

古道边,有一座泥巴墙的土屋,唯一的一扇木门,昼夜敞开。

长途跋涉的行者,进屋喝过水,吃过饭,烤过火,借过宿。

迷途的小狗,走进屋后,就不再流浪。

一个偷儿,很是好奇,土屋白天开着门,可以理解,晚上还开着门,真是不把我们小偷当回事。他盯了大半日,不见人进出,土屋的主人,又是谁呢?他想想进屋,一探究竟,顺便牵走点东西。

那晚,偷儿乘夜黑,摸近土屋木门,就被守门的狗儿发觉,汪汪汪的叫声,吓得偷儿夺路而逃。

次日晨,偷儿拿来了带皮的骨头,狗儿啃着骨头,摇着尾巴,顾不上叫唤。

此后,一连几日,狗儿都啖食着偷儿送上门的骨头,欢天喜地。

这晚下半夜,偷儿又摸来土屋,狗儿照例啃骨头,偷儿从木门一侧溜进

土屋,狗儿懒得理他。

只见屋内,仅有一木床一铁锅一土灶一碗柜,床上躺着一干瘦老人,似睡未醒。偷儿伸手一探老人鼻息,无声无息,再摸老人腕上脉搏,不跳不动。

老人,已无生命体征。碗柜上,一张纸条上写着:好心人,您好!当您看到这张纸条时,表示我已不在人世。请您通知我在外地的女儿(电话号码写在纸上了)回来帮我料理后事。碗柜中有二百元钱,以此作为答谢您帮我的酬劳。此外,屋里的东西和狗狗,请您尽管拿去或带走。

落款为:91岁的单老头。

偷儿把老人的死讯,电话告知了他的女儿。然后带着狗儿,关上木门,离开了土屋。

古道涌起一股西风,热泪盈满偷儿的眼眶。

本栏目由中国微型小说(小小说)创作基地协办